

风物 深度

台北新能祭：一场电音派对的绚丽景观，与它背后三十年的努力

这是电音派对近年一次盛大、公开存在，完好嵌入台北常态，而之所以能达成，却有著不同世代的努力，在那一个电音锐舞的台湾……



表演组合洞穴在新能祭的红舞台上。图：新能祭主办方提供

特约撰稿人 吴思薇 发自台北 | 2022-04-10

刚过去的三月，一个周日午后，台北松山文创园。融合了风土采集、电子音乐与台湾庙宇音乐的电子音乐跨界团体“三牲献艺”正在于松山第一仓库最大的蓝舞台表演；对面的灰舞台则由被称为“台湾电音教父”的Dj@llen控场，在挑高十几公尺的仓库中，人们随其音乐起舞，参与者如正在舞池大方跳舞的Andy告诉记者：“今天就是要来释放自己。”

新能祭是3月19、20日两天发生在台北的一场电子音乐音乐祭，主办方说“以音乐、艺术和科技欢庆未来之祭典”，值得注意的是，这场混种派对集结了台湾不同世代的电子音乐创作人、歌手，以及数位艺术创作者。舞池中人头涌动，来参加的人有电音爱好者，rave party常客，也有性小众群体……两天的活动，约3000人次参与。初看上去，这像是电音派对在近年台北的一次盛大、公开存在，性格奇异，但也完好嵌入城市常态。而了解电音派对之于台湾发展的人则会知道，这场景并非一夜成形，而是有著来自不同世代的努力与参与，于是，藉著这次新能祭的机会，我们找到不同世代的六位电音世界人物，讲述他们各自的脉络，而他们，都在新能祭中汇聚。

Dj@llen：九零年代，曾是秘密结社的氛围

在那个现场或许没有尖锐、刺耳的政治宣言，然而未经许可的体制外舞场已是一种叛逃。Dj@llen就这样开始和朋友在台北近郊举办户外锐舞派对，由于违法与自治的精神，让这些派对总有一种秘密结社的气氛。

有人说，在台湾，整个90年代，“DJ @LLEN这个名字几乎就代表了最前卫、最另类的电子音乐”，他曾在90年代初的伦敦街头，折服于电子舞曲魅力，之后回到台湾来开创电音派对的风潮。早在1995年，当时还未满三十的Dj@llen，就DIY举办了台湾第一场的户外电音派对。

那是90年代的台北，野百合学运之后，各类社会运动风起云涌，躁动与反叛的余绪流窜于各个领域，1993年，24岁的先锋声音艺术家王福瑞创办了《Noise》唱片厂牌与杂志，开启了噪音运动的世代。1994年，艺术家吴中炜等人在公馆河堤上，集结举办了台湾体制外第一次“破烂生活节”，放映前卫短片、色情片、同志装置展、实验小剧场与乐团表演。

翌年7月，Dj@llen开著一台小货车、载著几个喇叭，在距离公馆河堤不远处的二重疏洪道办起第一场台湾户外锐舞派对，透过地下社群的口耳相传，吸引到几百舞客，与“破烂生活节”不同的是，在那个现场或许没有尖锐、刺耳的政治宣言，然而未经许可的体制外舞场已是一种叛逃。

Dj@llen就这样开始和朋友在台北近郊举办户外锐舞派对，由于违法与自治的精神，让这些派对总有一种秘密结社的气氛，当派对过了午夜，人们服用了足够的酒精或药物，所有人几乎陷入疯狂的跳舞，直到第

一道日光从地平线升起，人们为日出而欢呼，宛如灵魂也得到救赎。他们的足迹遍布于碧山岩、阳明山、电影片场、华中桥下等地，在城市的边缘游击狂欢。而国家机器也紧追在后，Allen回忆起，警察总在午夜一点左右、派对现场最热烈的时候，突袭现场，关掉音乐，逼散人群。

时隔将近三十年，Dj@llen收到新能祭主办者Sonia的邀请，在太阳还没下山的午后，站在由艺术家李亦凡的作品《灰色是最无聊的颜色》所搭建起的层层投影舞台，熟练地打碟放起松弛的旋律，舞池中的舞客也似乎年轻依旧。

创办人之一，女魔头Sonia Calico

那些年的台北，除了地下社会结束营业的事件，更有师大商圈与文林苑王家等都市空间抗争，随著依法行政的整肃，原本艺文气息的师大街区开始凋零，经历了这些事件的整个青年世代，仿佛被刺激了末梢神经，开始敲起低频而躁动的反拍节奏。

Dj@llen是在“地下社会”认识Sonia的。

“地社（地下社会，台北历史最悠久的Live House之一）对我来说，就像家一样”今年34岁的Sonia，大学时代在“多松”打工。多松是2000年前后一家台北文青咖啡店的名字，也许说文青还太过矫情，咖啡店开到凌晨四点，几座书柜放满了漫画、小说、诗集等图书，半夜不睡觉的文青多半在里头抽烟（2009年后台湾禁止室内吸烟）、听音乐、打魔兽、写作聊天或吃水饺。从高中开始Sonia就会去那里念书，只因为“他们放的歌我都很喜欢”，在多松总是放著非主流的音乐，打工下班后的Sonia，转个弯就到师大路上的Live House地下社会看表演。

地下社会是台湾独立音乐发展中的重要舞台，在师大公园旁的地下室表演场所，不少知名乐团如五月天、落日飞车、苏打绿（鱼丁系）都在此发迹。

2012年，当时Live House无适用法规、遭到特定人士抗议，地下社会面临关门危机，不少文化人如马世芳、玛莎等人出面都声援，Sonia在立法院的记者会上，以“Go Chic”乐团的团长身份发声“我跟他们（经营者）都很熟嘛，所以他们就叫我上去说，我就上去，但我其实也不知道要说什么”。历经反复折腾，最终地下社会结束长达16年的营业，马世芳撰文“地下社会不欠这个社会什么”，说明失去地社的痛心。

随著地下社会的结束营业，野生的表演能量，好像渗透到公馆更边陲的地下室，逐渐在Korner萌生。Korner其实原先是另一处台北著名Live House“The Wall”主要表演场外的一条走道，只有一个酒吧，不

只有电子音乐表演，几乎什么音乐类型都有，噪音、爵士、后摇；从周三演到周末，多半是地下的、独立的、实验的。在Korner营运的十年间，那些小小的、混种的、野生的表演，打开了观众与创作者的耳朵。

那些年的台北，除了地下社会结束营业的事件，更有师大商圈与文林苑王家等都市空间抗争，随著依法行政的整肃，原本艺文气息的师大街区开始凋零，经历了这些事件的整个青年世代，仿佛被刺激了末梢神经，开始敲起低频而躁动的反拍节奏。

2013年，Dj@llen从北京回到台北想办派对，就找到了还是一片废墟的南港瓶盖工厂，在脸书上发出消息，要办一场如同当年一般野生的派对。没想到派对的前一天他接到建管处的电话“没有申请场地不得违法举办”，他紧急取消。但这次与过去不同，建管处的职员约他去办公室讨论，才发现他们都是过去在《破报》上锐舞专栏的读者。建管处当时也正想活化南港瓶盖工厂，做一些文创活动。

在建管处的帮忙下，Dj@llen就在那片断垣残壁中，一连举办了六场电子户外派对。当时吸引来大量的台北青年，体验到了人生第一次废墟派对；而这些人如今都已是三十世代；Sonia也是当时演出的Dj之一，她只是淡淡的说：“我知道很多人都有去，气氛是满好的。”

“不要再把跳舞妖魔化了，这次我们要Reclaim our space，要把这个很重要的文化放到大家的眼前。”

有别于此前不少电子音乐派对常办在郊外山区，今次Sonia牵头的新能祭挑选了台北市中心的松山烟厂仓库举办，这当然有著对于大型萤幕与音响技术性的考量，但也有著一点宣示的意味，另一位主办人、独立策展人李彦仪说：“不要再把跳舞妖魔化了，这次我们要Reclaim our space，要把这个很重要的文化放到大家的眼前。”

新能祭的首夜即由Sonia压轴，她放出熟悉的Beat，与她长期合作的数位艺术家Veeky，操作著不同肤色、性别的Persona，在大萤幕上机械式地排列摇摆，歌手阿爆以强大的舞台魅力唱著“辣台妹、辣台妹、辣台妹、摇咧、摇咧”，原民变装舞者古奈披著一头长发热舞，引发全场震动。一时间，高挑的新西兰变装皇后Popcorn、原民的女性舞者维娜巴奈与吉菈儿、和变装舞者Gary都爬上舞台，层层推进滚动出巨大的魅惑能量，令现场空气近乎沸腾。

2019年习近平在《告台湾同胞书》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对台统一宣言，时任总统的蔡英文则回应台湾绝不接受一国两制。在那个当下，歌手大支便邀请Sonia，重新混音《辣台妹》以表达对蔡英文的赞许，一时间广为流传，自此，蔡英文在媒体上开始有了“辣台妹”的称号。在该曲发行前，大支问Sonia“需不需

要以匿名的方式发表？”“我说没关系，我一直是认同大支理念的”。

九零后Mong Tong：来自彰化乡下的电音乐团

还住乡下的时候，他们对日常中的庙会或丧事电子琴音乐很反感，然而他们的创作，就其实取样于这些最在地的民俗电子、游戏配乐，甚至鬼怪、灵异节目等元素；这些充满B片感的台湾素材，制造出的特殊的东方感。

前面提到的Korner，作为地下社会结束后兴起的空间，双人实验乐团Mong Tong也曾是常客。“我只有参与到Korner的后期，但那里真的蛮酷的，什么人都有”，Mong Tong的洪御回忆到。Mong Tong是由两个出生于1990年代的兄弟组成，他们在相对乡下的彰化地区长大，因为太热衷于PS吉他英雄的游戏，才开始弹真正的吉他。还住乡下的时候，对于日常中的庙会或丧事电子琴音乐很反感，然而他们的创作，就其实取样于这些最在地的民俗电子、游戏配乐，甚至鬼怪、灵异节目等元素；这些充满B片感的台湾素材，制造出的特殊的东方感，让他们被日本的迷幻厂牌 Guruguru Brain签下。

洪氏兄弟的学生时代都在高雄、台中度过，弟弟洪郡崎大学时就流连于台中LiveHouse“洞穴”等独立音乐场地；而洪御发现自己喜欢的乐团表演，都有一个看不出来在干嘛的人，后来才知道那是合成器。于是，洪御就开始自己透过Youtube、外文网站开始研究合成器。他说，那时候在中南部，有玩合成器的人真的非常少。直到后来北漂到台北，朋友跟他说有一个由Sonia和朋友组织的社群平台“Beatmakers Taipei”，有不少本地电音创作者在其中分享和交流。洪御加入了这个社群，也是在这里，逐渐建立起对于电音取样的观念，此后才有了乐团“Mong Tong”。

说起“Beatmaker Taipei”，这个社群计划的想法最初也是来自Sonia。是她在乐团“Go Chic”时期，虽与不少厉害的制作人合作，可是做出来的音乐始终不是自己想像的样子。在2014年乐团结团后，她花了一两年的时间专心摸索、学习，才掌握了独立将音乐完整制作的能力。“那个过程其实满孤独的，有时候把东西丢到网路平台上也没人听、也没人讨论，有的人很快就会放弃了。”这样的经验带来了“Beatmaker Taipei”的想法，社群成立后每个月聚会有不同主题，电音爱好者和创作人聚在一起，讨论和互相帮助，产生社群能量。她说，既然大家都在Youtube上各自学习，还不如大家一起来分享自己看到了什么Tutorial。

在今次新能祭的第二日演出中，民俗迷幻电子团MongTong、LUDU与NAXS FUTURE三团一起演出，梦东兄弟（MongTong）绑上蒙眼的红布条，不少人说他们的表演是新能祭当中最唯美迷幻的一场，迷幻的电子结合诗意视觉，好像踏入如梦般的旅程。

Target Employee：在台北的电子音乐派对中找到自己

曾几何时，台北Live House的现场气氛还是非常阳刚、非常以异性恋文化为主的。即使所谓的“酷儿之夜”，也更像是国外流行的移植，除了冠上“酷儿”两字之外，好像音乐和氛围（Vibe）都同非酷儿的活动没太大差别。

Dj Target Employee是住在台北的美国人，他也住过东京、去过香港，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，但台北是让他最自在的。他说东京或许有著数量众多、音场极致的表演空间，但也许是日本极致追求的性格，让电子乐的表演比较近似于一种审美体验，没有人在跳舞，一点都不好玩。

四年前，21岁的他下定决心从纽约近郊搬到台北，当时他最常跑的地方就是Korner，“Korner最棒了，不只是电子音乐，什么类型的表演都有。”从那里他探索了各种音乐，后来加入了独立音乐人Byron Duvel（Dj拜伦）组建的“Queer Trash Taiwan 酷儿垃圾”，Target Employee说，“我以前非常害羞，是台北和电子乐让我找到表达自己的方式”。

“Queer Trash Taiwan 酷儿垃圾”是Dj拜伦为首的一个派对活动组织。他们所主办的主题变装派对如GAYtrix甲客任务（Matrix）、BINLANCIAGA 槟榔世家（Balenciaga）等，总是场场爆满，他们以颠覆潮流符码的主题，翻玩性别政治与台式元素，席卷台北的独立舞厅。

Target Employee说，“我其实讨厌‘Queer’这个字，我不太在乎别人如何认定我，只想做我想做的事，这对我来说很重要，而这大概也是我很挣扎的事，我好像同时有很多性格，无法从中选择。”“刚到台湾的时候，我太害羞又太年轻，试著搞清楚自己是谁；但是在这些场所，和这些人一起，让我可以不断尝试、扮演不同角色，好像就慢慢找到了表达自己的方式。”

第一天的新能祭红舞台，身著机长制服的Dj Target Employee替“Queer Trash Taiwan 酷儿垃圾”开场，他边唱著80年代的City Pop日本经典名曲《Plastic Love》，一边妖媚的跳舞，现场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，这是他发光的时刻。

其实，Target Employee回顾到，台湾从前的舞厅派对与现在的台北独立舞厅完全不一样。曾几何时，台北Live House的现场气氛还是非常阳刚、非常以异性恋文化为主的。对此，曾在索尼唱片工作十年的Dj Jesse也说今日台北舞厅中的酷儿文化，其实并不是突然成型的，在过去台北的舞厅也时常有所谓的“酷儿之夜”，但那更像是国外流行的移植，除了冠上“酷儿”两字之外，好像音乐和氛围（Vibe）都同非酷儿的活动没太大差别。在当时的台湾，“酷儿”还不是一个文化。

2019年，同婚法案通过，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同志可以结婚的国家，酷儿元素也渐渐蔓延到派对现场。而今次新能祭的第二天，酷儿能量在大舞台上用力放送，由90年代第一个将House音乐带入流行乐的音乐人李雨寰带领，自弹电子琴、唱出成熟声线，合上Dj张立人堆叠的重派节奏，和纪磁器的解构如梦境般的视觉，和人生首次登台演出的扮装妖姬酸六，刚进行完隆胸手术的ta准备了多套服装，终于以完全体的样貌在台上打伞舞剑，让现场陷入一种迷乱的解放之中。

创办人彦仪：把派对做成“安全场所”，在其中疗愈

“希望无论是什么样的身份认同、性别意识，都能在这里互相尊重并感到自在。”

彦仪是一位数位艺术策展人，参与策划过大大小小国内外的艺术展演，也是新能祭的另一位创办者。其实对于电子音乐，彦仪一开始其实没那么懂，但就因为不懂一直听下去，“有一天就突然（听）进去了。”回忆起某次在柏林租房处遭小偷，令她顿失对世界的信任感，镇日惶惶不安。于是朋友邀他去了一场电子派对，和陌生人一起被音乐震动而跳舞，在空气中感受到相互理解的亲密与安全感，“趴完之后好像就好了”。

Sonia与彦仪其实是在一次杂志的企划中相遇的，她们在其中发表各自如何抵抗与理解“女性”创作者的标签。而她们对性别政治的态度也展现在这次的新能季中，彦仪提到“安全场所”（Safe Space）的意识，“希望无论是什么样的身份认同、性别意识，都能在这里互相尊重并感到自在。”

这次，彦仪找来数位艺术家李亦凡，他擅长用即时游戏引擎与投影效果，作品通常有带有一点调侃、戏谑与揭露，今年李亦凡刚入围了台新艺术奖（总奖金达350万台币的台湾当代艺术奖项）。新能祭也是他第一次体验人们在作品前没有距离的跳舞放歌，他说，“有时候制作的效果会被舞客干扰，一直有很多意外发生，但就蛮有趣的，我可能会再拿（这次得到的素材）来做什么（作品）吧。”

其实这次在新能祭最受瞩目的演出，就是来自李亦凡和夜猫组的嘻哈歌手春艳、二次元制作人3R2的组合。在新能祭结束前夕，春艳唱跳著“我是你的Fan”，李亦凡即时操纵拟态角色，台上台下如邪教仪式般以170BPM的节奏群舞旋转，冲往接近无限的赛车车道，那是两天以来最释放能量的感官体验，完美诠释了新能三角的组合技魅力。

而当观众还没从冲击中回过神来，就来到新能祭的压轴节目——20年前以电音出道的罗百吉Dj Jerry。需知其实，多数台湾人对于电子音乐的印象都来自于他，视觉上长辈感的猫咪迷因、加上本土感十足的电音重拍率性，与两天以来的演出调性完全不同。由于自己的Dj Jerry社会场合疯狂于本土电音的能量，替新能祭

里拍双杆，一两入以不的奥山调性无主个问，忘了自己的DJ Jetty让生物疯狂了半上电目的能里，官利能宗划下句点。

2021年，[EIU经济学人智库](#)将台湾评选为“亚洲最民主的国家”（见[Democracy Index 2021](#)），这里也是亚洲第一个通过同婚合法的地区。《经济学人》杂志也曾在2021年5月号将台湾称为“地球最危险地区”（[“The most dangerous place on Earth”](#)）。而这样时代背景之中的台北，人们在城市中心的仓库里，跳著属于台湾的电子节奏，各种性别与族群自在展演身体，共同享受自由空气，或许没有人大声喊出政治宣言，然而整个电子音乐世代的呈现，就好像映照出了自由社会中迷人的万花光景。